宋子大全

續五

書

共二十

尤菴先生後集卷九

書

與金延之壽增 丁亥八月二十日

炎凉替序伏惟侍奉起居珍重萬吉區區慕用靡日不勤時烈遠蒙餘庇奉老遺免此外無可爲古人道者拜違老先生門下已經年歲摳衣之願炳然如丹而蟄居深僻與病爲隣更無出脚之計每一念至不覺神爽飛越也第未知老先生精力視昔年不太異否此一事願欲詳知者而不可得也自餘統希侍履益珍

與金近之　己丑陽月二十二日

杖舃八域時烈遣此病蟄尚稽掃門之禮自知樂正之罪耳卽日定省蔓福時烈尚未解職令送俞武仲南敀尤不耐憶山之懷也愼獨齋亦八乞身文序世道可卜於今日未知老先生措去之意將如何也病日若無計望履敢此祈申候儀

答金近之　癸丑九月二十五日

承知密通甚慰孤懷只畏約之蹤無從晤語再籠水亭奉讀示諭已覺此心飄然況聆清瀾觸石之聲也況此長在深山窮谷裡一脚出門便遭口語最也山

谷時衆水非不籠鎖而只不能愼言謹行以至於此
極欲往做良會於亭慣聽旨訣而不可得耳所須記
文當於八山後草呈也送行語曰者猥敢而不敢呈
茲荷申速不敢終諱幸一笑之
答金近之　乙卯六月二十日
時議不測丞以書請還印服蓋慮倉卒禮物有缺無
以啟見聖祖也書來違而所請先至可知意思一
般也此半畝之内鬱塞蒸薄幸有開卷之地早晚翻
閱可見人生自有隨緣處也諸紙甚荷甚荷
答金近之　乙卯八月二十日

茲得文谷手翰並作下史書倩其轉達矣其便未發而十日所惠書忽至備悉多少示諭幸甚幸甚所謂他計是將何向恨山不高是固朱子語然山低高而無可耕之地即亦非良謀也第此時京邑恐有横罹之憂谷雲雖淺姑先移就漸入佳境未知如何丘壑謀亦難從容承諭慨然魚在于沼亦非極樂實先獲語也餘在前幅而此便甚的故并付耳

別紙

寒栖句之是字依改以伴矣兩簇茶竢早晚之惠也

某年封事依示甚好第其草野伏義夷狄聞罪令人

不敢用此語矣此見宋朝仁厚氣像矣

答金邁之 丙辰九月二日

三月廿日所遣書至於正夏而始得承拜并別紙戲幅其所以開發昏惰者深矣幸甚幸甚卽日秋老欲霜靜裡起居如何瞻遡已量始起坐在雲表矣昨曰竹西書閣八鏡湖之傍豈有不便者而還移耶豈或暫而不爲久計耶朱先生所謂飄飄者竟如何者眞盡出今日事也恨山不深自古語然昨見海孫疏本則直以吾儕爲赤眉綠林之亂流不知將使之着在何處詩曰匪鶉匪鳶其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是何民之訃極古今一轍耶先銘忘僭草納至嵗文谷每次反覆今日卧想已闋聽矣賤疾一味沉痼土崇結核殆乎適身然今日事當以得死爲幸矣尚復何望

答金延之別紙　丁巳三月一日

教之一字自二典已不作二三件事至於中庸是說聖人道統而亦首言之而孔聖稱人必本其父兄師友家之諸賢亦常言家法失教有得失而子弟從而賢否者常也其或不然者變也然父兄未必賢而子弟騂角者百有一焉父兄賢而子弟豚犬者甚多此

亦登崩之勢然也所可恨者以陳荀之賢處危亂之時其酬酢世變未必皆出於私只毫釐之間少失其正而末流之弊至於荀顗而極焉此學者所以必先窮理而其所明亦必在於幾微之際也抑蘇公父子之事有不然者蘇公雖名有氣節而朱先生極論其學術之不正且少蘊雖稱恬靜而謂人之彈文以動其位而欲代之則其好處之於不好處正如一杯之車薪也子孫安得而不甚狼狽也必如富鄭公之有季申韓魏公之有仇胄然後爲常理之變也至於范唐鑑則未論若以不勝義理之公一句爲不好之事

者然此則恐於其本文考之有不詳也據朱先生本文則范公於程蘇不免兩循之私而其所重在此（指伊川）故卒不能勝義理之公也此則正所以稱范公之賢也幸更考本文如何至於康熙公少時游太學時極有名稱士有不識其面者則相與少之然亦有言行或違於輿論則必以爲元昊焉（元昊自爲國號爲吾祖）故識者已疑之至於 聖祖初服老先生應聘士林宗主焉則極以爲不可封還老先生所給墨錢然後士友大駭焉其天稟如此則雖賢父兄亦未如之何矣來諭所引范家事及干程先生何事者可謂當矣尤自

媿前言之妄也又愚嘗有所妄作而媿悔於心者其
先公都正丈蒙章雖晚而見愛異常嘗寓仁里李監
司恭渕家此丈時自楓溪徒走臨話其時其人出宰
楊根未必知其如此也戊申入京以爲哭而不弔何
害於先契之義遂詣几筵則其人出見而祥日已昨
矣愚告以實情而其人無慍色曰極稱前事之妄矣
愚見同春而説與則同春笑曰何不審之於延之而
如是率爾也云矣愚謂吾固做錯而渠實悔責不以
做錯爲悔也其翌日其人來謝而又極言悔悟之深
矣愚則以爲其誠心然矣未幾聞其人見同春歷言

國朝　母后爲八詠　大王三年者非一二而復力
主前説然後自愧前既有辜負之失後又愚闇而見
欺也其後同春見鄭首揆問曰聞國朝　母后爲八
詠　大王三年者非一云信乎首揆驚問曰聞於何
人答以其實首揆默然微哂曰然則必是自做也同
春常擧似而曰其賤侮於人如此而不自知可哀也
已其人如此而今日得時極盛故人皆引領歆慕有
進士全宙一者鎬之姨子也昨者爲作一冊子送來
題曰嫡庶辨全是康熙公規摸也眞所謂一雄唱之
百雌和之者噫孰謂壞敗世道者乃出於仙源先生

家也如升天如燎毛者誠可慨然而和欲誤入家國也尤可戒也因來諭之及如是縷縷蓋以賤疾漸苦無復有從容時節故也諒之

答金近之 丁巳六月十一日

時烈白私家不幸室人奄忽喪逝遠地聞訃悲悼不自堪遠承尊慈俯賜慰問哀感之至不任卑誠信後日子已多伏惟靜裏起居佳勝鄙家葬事始擬以畿輔壽穴矣京裡諸議皆以近京爲不敢而又聞時論益急後命朝夕當下故子孫兄弟宗族蒼黃蒙寃于所居近地云事事摧愴益復難聊去春兩度書其一

玆承徹聽而其一猶未也莫或浮沉耶其中同納者陶山語錄也如或遺失則非細事也幸因便示及如何武侯像略送他人處今始呈還己丑封事得於故篋更看一過誠不覺涕血交頤也謹此依教納上老先生源派或得其一箇半箇耶朱子大全箚目曾以先爲晩藁者一冊送於朗州冀以轉上此則當爲早晩事耳幸詳賜證教如何別紙略此回報

別紙

朱先生閑居野服據鶴林玉露則上衣下裳用黃或白青直領兩帶結之長與膝齊裳必用黃中及兩旁

皆四幅頭帶皆用其一色取黄裳之義也加以白緔爲大帶兩旁皆以青或皂緣之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答金延之 戊午二月十七日

日者因京裡後生微聞有同氣之痛茲者承審非虛極用驚悼伏惟友愛加隆哀痛何堪今日不佳運氣類皆流行無一箇安全門户此可見所關之大也時然自聞史禍將起日夕憂惧蓋此身則已是鼎魚而一㞐無辜之人勢將駢首如弘治戊午也奈何奈何朗州久不相聞但有懸溯而已此間末勞力疾來會

旣涉三月一向彌留不得已月初扶病北歸前日則
去留未嘗不談笑矣此時情懷楚有不可言者矣劣
紙冒呈鄙見因便回教幸甚尹君記來相見矣頃因
一二後生做答付楊山書而回亦以小札貽納早晩
當得徹聽也曾以韓編小學及髹星圖說仰溷其後
又自駁前說之謬矣一皆登覽否賤疾漸覺有進此
生承誨永無其期臨風悵惘

答金近之　己未二月二日

故李相家便正初告歸畧附小牘兼呈誌碣文字未
及登徹而今承前臘初六日惠札諭及層峯其所以

傷人如己之意溢於辭表感戢之餘衰涕自零也書
冊工夫其接續誠未易事況於進此而涵養省察則
尤難言也然高明既覺其不能接續即此覺處便是
能接續消息欽仰無已也問目切欲連續呈納以求
斤正而俱在暗草中當俟易紙有時而病日進學日
退只得着愧以死若蒙因書提警俾得俛倖於一斑
之窺則甚大惠也不勝祈懇之至

答金延之 己未三月三日

正月小晦二月初二書一併承拜其為慰釋不可名
言李牧使文字此時誠難破戒惟既是同門則便有

兄尊義況垂諭之意若是丁寧而重以楊山東州申
複之語勤懇切至無且李孝子冒衰跋涉不遠千里
其意益有所不忍韋者疾病呻吟之中摩強草定進
赴李孝子勉日於中路其取舍之極惟從諸執事權
衡而已滄洲諸賢許留意經營幸甚幸甚此於真慕
先生極知末事然於想像興起之助勵或庶幾於萬
一矣大全問目嘗稟於東州者或能轉至几案切乞
精加刪證以副憤悱之心如何此其有益於人者又
非諸賢之比也李婦銘過蒙寵奬良用愧赧朏靦又
下支皆從尚書來無甚優劣但令後人易考則用朏

似勝拙詩誤字不敏甚矣謹易紙以呈

答金近之 癸亥九月十八日

謂在京宅日與仲季二揆宥密謨猷乃聞復從吏役方用憮然忽拜專指垂翰傾慰之私不可名喻此間掃塵之役雖得強輔只緣賤疾沉綿作輟相仍恐未有了當之期也彼中去江無數步清幽勝絕想應難懷亦有寄惠未亡之感並令入墓用不已也昨左揆投示紫雲碑本殆如登岣嶁而撫斜斗何等快事也未知起送瀧氏更加審訂否承許臨顧曷勝傾佇只恐病骨不得陪杖屨先後也

答金近之　乙丑四月二十三日

曾聞閣中不安常節坐於之人不得專候只憑黃江畧知異於始聞而猶未得其詳也茲拜岩指惠書恭審近履一二欣慰之私不可名言承有先壠行想得賑事粗了麥已向秋矣此裏病日侵前去光景轉見無多推是次孫謝病來故相守看書不爲小幸也時事不敢言已久蓋怕蘇仙大白也非有前言之切也好笑岩間小梅移向江閣想其峻枝橫斜而冷淡清跡似遯於舊時矣又一笑

答金近之　乙丑七月二十八日

政甫懸係詠此函書雖不見及而歊熱不如江閣清絕可想也先師遺稿老昏精力未易梳洗再昨僅以四冊送納未盡者又可二冊如過二三朝暮則亦可了當矣附上文字既承明教忠疏雖無餘憾何能終已只以朱先生譏詬范唐鑑之義推之則已有遲緩之罪矣既上則敢不以草本呈稟乎社壇朱先生眷眷之意現於鄂州者詳矣今所致意如是之至其無旱乾水溢之虞乎記問方以校役未迄未及承命當俟日後耳疇孫聞其父就理蒼黃上去狼狽極可念下渠書拆見猥勗所教覆孤幸甚

答金起之壽興　甲寅八月二十四日

忽忽復已深秋痾冗闊於脩問褫中遠存筆札其爲感幸不待言矣老先生祥日奄過梁木之痛於是轉新大令監外除後體履支勝否并切憂想禫日內外旬何居賤劣頑然學不進雖或求之桑榆粗窺一班奈如耄及之何窮閻時論一變老先生平生之所自任正不能無望於後人耳時候向晚伏惟加愛

答金起之　戊戌九月十一日

日者之臨迄茲蔵戢茲拜惠札不翅謹玨也市南繹朝交慶未知渠上來能副物情否耳此不須論而

聖德天覆不勝欽仰碎力何有於其間哉只是其日說話有些誤觸大臣事大臣不安將欲上箚故不免自罪乞赦方治文字午間當入矣從此路漸開真是喜欲狂也

答金起之 癸丑正月十七日

日者永同宰褫到惠書及絳類記茲藏戢茲復承今月十一日所下諭及同春之喪辭意悲苦當初屬纊之日已知執事昆弟之如是也愚與渠同事二老先生情義如骨肉親兄弟者奚但親舊之所知也豈謂先我而逝使我抱無涯之慟也言之至此淚落入地

痛哉賤疾自哭其喪一倍頓進臨歲幾死尚此支枕靜俟造物者處分而已緣此亭記尚未勖呈萬一生全終當不孤耳

答金起之　癸丑正月廿九日

玉潤來復承手札欣瀉無已况蒙垂示齋記與手莊讀警發深矣惜乎不得早聞此等至論以銘盤盂而朝夕寓目也亭記後說承命已久喪痛未暇泚筆茲因賜督勖急以呈續貂之譏固所甘心第賜斤教幸甚玉潤依然亡友典刑俯仰今昔爲之潸然也其所索文字牢違僅成所謂尚忍銘吾友者年衰易感觸

事滋睫奈何奈何前惠筆墨每於几案間便覺騰馥襲人推謝推謝

答金起之　癸丑五月十日

逖聞明命方切賛賀蓋非以此時執事遷與久大功業實能有以上紹　君心以基久大之功業也只緣山居蹤跡不宜輒致慶問故稽緩至今矣忽於便中承此下書益以見謙光之盛不以蒭蕘而鄙之推此以往何往不濟愈不勝欽仰之至也老先生抱道不試然其心未嘗不眷眷於　宗國也門人弟子既不足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承足繼盛業學者之望蓋

非他人之比也季氏台監終八政府以每事純斜不
能當　聖心竟至狼狽蒼黃士林之缺望如何可言
辜而執事繼之足懲輿情矣蒙觀　聖上陛擢不敢
其所可畏而必取其所可愛不求其能攻吾闕而必
求其能遂吾意自古人言之則今日之蒙被眷遇遭
足以使人慚皇而却顧矣今日從容啓沃日使　聖
心開悟者其責不在於執事耶此所以賛賀不能已
者也未知執事以為如何千萬悚仄

別紙

國家不幸　陵寢之事遽與而滿朝臣僚反出一宗

班之下其爲羞恥寧有極哉然竊伏惟念庚子 聖
上親自奉審時不爲改封而仍補鑄隙竇出 聖斷
而諸臣則唯諾而已至於今日 聖上乃無一毫自
反之語專罪諸臣此豈聖人省己反身躬自厚薄責
人之道耶執事雖嫌於以此爲言而都俞之際不可
不以子家駒對昭公之意密進規戒也且伏竊念庚
子以後 聖上連以違豫廢闕展陵然溫泉則逐年
行幸此不能無疑於議者之心也庚子以後若更有
親審之舉則豈有今日之事而亦未聞有自反之辭
亦恐於 聖德有歉也今日啓沃開悟之責專在於

執事恐不可以新當重負而有所囁嚅也　新陵果
得吉地則何幸何幸當初水原之說發一二人之口
而賤臣力爭之者實有其說而竊聞今日論者皆以
此歸咎賤臣以爲如用水原則寧有此事此事果由
於卜地不審之致則賤臣雖萬被誅戮而實所甘心
矣當初賤臣實不以水原爲是而亦不以　寧陵爲
吉蓋嘗於地術故也只慣聞弘濟洞是自古稱以聖
人葬者又聞常有紫氣見於其上故嘗力陳於榻前
而不蒙許矣然以今日之勢觀之則似當故宿於水
原矣執事第觀當時延完戚諸公疏劄也若以義理

言之則庚子年賤臣有所獻之議矣然以朱子山陵議狀見之則不以地家爲無稽之說而以爲禍福實由於此今日若以 寧陵爲不佳之地而欲改之則誰敢有異議哉然則亦當如朱子說求之當不拘遠近矣恐不可只於近圻苟且了當也當初 聖意以弘濟洞爲遠不用云果如是則是又有說雖若 寧陵之近而不能展省與 英陵何異哉此等事理皆執事所當入思商量也

答金起之　癸丑七月九日

南宮郎復至因拜下狀伏審餘暑盡瘁之餘起居 珍

並慰幸且感誌文勳郎製進而知有曲折詳在貳幅
尉察如何今此草本啓下議定之際自有日子遲訖
始欲於念後發程矣第日熱如此恐不得催程勢須
於中路休止以孩石體治謂并間畫定然後始可戾
京矣槩念八月內寫染則九月內初事豈不拆拆耶
幸量日期濶從下示如何如何

答金起之

癸丑七月廿九日

行到竹山專一書有所稟矣昨來驪邑獲承下書備
悉示諭矣誌文當改處在家時詳於戶知書使之轉
達矣今見戶知始知其書沉滯也翁主已見於原誌

則嘗著下嫁於斯文而既已無嗣而夭故後之諸公主於　聖考爲孫行孫行古誌雖男不必著故亦不著然此二款追爲擴入亦無妨矣惟前書所稟惟執事是恃耳如有所教則不患無便矣此漢當與少單留駐甓寺矣

答金起之　癸丑八月五日

意緒無聊聊發戲談不恭甚矣方竢譴訶之至伏承俯賜罷答赦其狂僭下情欣幸無容盡喻時事突塞聖上又遭紡甎之慼竊伏聞　聖懷過於傷痛此則惟在執事進卻寬譬期之以勉抑至情而已時然始

欲效李彭年之求拔於此粥飯僧之契活真所謂進退可笑者耳推是疏拙未易下久帶此職名一日不翅如三月矣未由面訴只切蘊結

答金起之 癸丑八月十一日

數日來音徽稍濶即於郎官行祗拜下狀慰荷無任時烈寒疾忽作前駐江寺風高堗冷不得已昨日移處下流蕭寺呻痛支遣悶苦悶苦誌草謹已一一勘證以呈如更有可教者教之幸甚 聖上還衰又不還御此在執事盡誠回聽而已誌文草果令賤臣偶進睿裁而去取之則好矣蘇洵之洵當初旋覺其訛

未及稟知矣尉彌一事台議甚正而未蒙採納文王之化自家而國而今於男女大倫紊亂如此何以教於臣民哉極非細憂也昨上鄙疏未知所論如何不敢望其必行耳

答金起之 癸丑九月十四日

昨書荷荷清是醉鄉中人言之善惡固當不掛耳邊而聞其舉措起於起處故如閭家事不得不辭陳曲折不知者必以為與彼分疎大傷事體也近事不覺身青蜮之玉堂而下之牢㮇此嘗聞見之所及耶執事何不以去就爭之而納 聖王於大有過之地耶

公私屢切不敢不有此煩瀆伏望諒察

與金起之　癸丑九月七日

令事不欲詳知此漢不待今日而歸許久已決矣惟執事亭名已好復土還日謝歸亭中則可以塞士流之望矣嘗觀己丑治獄時　宣廟至以專輒遮松翁松翁蓋不敢有所操縱而及其事過之後則專以歸之松翁故松翁至今為一當人口實令我　主上雖無日後推委之事而良史之筆亦可畏也大抵今日士類之所宗仰者只陶溪兩門而已而常以南宮之涉於戚畹為欠矣今日則其洗濯如江漢矣亦望執

事之一躍躍出使宗仰者有光如何如何盤台之見敗甚滿人意今日事殊可念然東西南北無入而不自得則可矣

答金起之　癸丑十一月廿三日

曾因塗聽畧聞執事有膝下痛未知男女何居第有驚悼之懷而已即於公營便承拜令月十二日下書示諭憶此是昔年溫朝獲聞其生而扶手攢賀者也屈指歲年以旋其克而老先生命名之意矣今何故遽至於此耶以朱子西銘書云不如無生今何說以慰執事也惟不欲逆衷以傷渠平日愛親之心此是

爲裁抑之一助尔然亦車薪盃水之爲耳奈何奈何

此自月初疾病遽作始如天行時令者然漸漸沉痼

今則已到危悪難爲之地静俟瞑目之期尔豈復何

言雖是區區衷赤未暴於　聖主之前此爲蘊結耳

無縁奉攄陽復加重

別紙

別紙甚荷勤念當日事流聞殊可疑懼故不敢自外

畧以小紙奉禀矣今已奉悉無餘蘊矣大槩行身無

状見疑於　君父至此慚負隕穫之外更何所言雖

是閔禮一款尚未出場日夕悸怖痛懷益悪也有待

云云當初有人來說而又見於尹史所記外議以爲指嗾是指閔某有待是指賤臣故不敢自安而畧見於疏中矣今 聖教如此夫誰敢以有爲有乎只自抑欝而無誰語矣

答金起之　癸丑十二月五日

此有復書來達而下書又至仰認至意無以爲謝且伏睹剳本則賤迹亦在申白中雖感矜憐之至而屢批龍鱗既甚可怕使此姓名煩聒絓纊亦非賤分之所敢安也幸乞從今勿復指諸意間千萬幸甚賤疾已涉兩月而一向沉痼正所謂符到即行此是當着

眼前事也

答金起之別紙　甲寅正月四日

別紙皇恐皇恐昔司馬公問給事中於伊川伊川伊川不言司馬云出於正叔入於光自何傷伊川終不言曰若泛論人才則可也況此罪戾之蹤跼蹐度日尤何敢冒犯古訓耶竊伏見翼秀賞資之教是實激於賤臣者益復兢兢也蓋當初賤臣之意以為今日事既備於一種之私意以至於此此路一開之後慮有邀功報怨之輩接足而起使我列聖神靈不得安於所安之地故不得不為慮遠之念自且　舊陵鑄隙滲

漏之變不過地面事而　玄宮則一毫無可疑處且
地氣如蒸是地家所謂聚氣處也今乃無故遷動而
如賊臣終無一言則是自爲自謀而忘　先王之罪
大矣故爲自訟之言而已其時　聖上不爲親臨則
其有得失皆無所與矣不知　聖上何故以爲指斥
乘輿而天怒此極耶賊臣之疏則以地面壙内分加
甚明而　聖上則以地面多變爲賊臣罪案而執事
爲我分疏者不曾辨析於此則賊臣之罪無由得白
矣一種之人識其如此故又造僞言以爲神穴之固
變故尤多至曰外梓宮下有水三鉢云歲久月深則

誰辨此説之爲僞邪此甚可畏者區區不喜自辨而只感執事之相憂敢發此言幸有以諒之也至於賞典之施及尤非意慮所知故敢循例露章而説無指揮伏想 聖上以爲渠安敢冒罪陳疏云矣尤增皇惑也

答金起之 甲寅正月二十五日

伏承十七日惠書併別紙欣荷之私不可名喻第因人畧聞執事悼殤太甚或不知一身所係者甚重誠不覺涙下滲滲而亦訝執事之不能理遣也朱子與陳汪諸賢書每説上爲兩宮自愛兩宮指太上及時

君也今執事所上爲者不但當時之兩宮而已則何
可自輕如此耶幸採芻言千萬泣祝所八文字自陳
實狀而已豈敢望 天意之感回耶窃聞公子疏有
指斥語驚怛無已其疏本可錄投示否

答金起之 甲寅二月丁日

兩度品紙并手書一時承拜感荷何極須者自此奉
答一書極知罪無所逃今蒙即可自幸所言之不至
大悖然不韙之犯則終安得免乎至今背汗沾洽也
執事憂國之誠下問之勤至於如此此謨如有見識
謀猷則曷敢不竭盡底蘊以補萬一亦何不伴食廊

廟以賁小物之勤乎只以自顧空跡了無寸長兼且
衅孽叢身居常跼蹐不可復援入以好題目題目一
播即其累及於執事者亦且不少故只願緘口斂跡
抱木石而死耳弥臍謹悉餘祝爲時加重以慰且瞻

答金起之　甲寅三月十七日

還家伏惟　聖上深墨之容詩不勝抆泣於祔
中伏承十一日惠書并別紙縷縷示諭之意極令人
慰慰也　新陵及吉日　並已食墨何幸如之賤疾一
向彌留蓋以未完之氣血輕試於長道風雨以致如
此其不能商量伽如是矣自悼奈何北來消息人皆

皷動而我無所恃正完顏亮死而金兵遁故後朱子之憂有深於前者也可悶可歎薄料甚荷此外所須依命錄上

別紙

大受之進誠怯也而此漢之退亦非怯乎去冬有人數此漢十二罪曰國舅孀戚而納之國舅賴國舅之疑而其事遂沮云靡廩在山命懸庖廚者正謂此耳

答金起之 甲寅四月廿一日

病裡伏承手滋欣豁難容況承 聖候安康何慶如之誌文 聖意必有黙定之策不須深慮而賤臣皇

恐之心則萬萬於前矣某入金鷄足慰其門閭而吐
林則恐不如無此也賤病一味沉痼要之死後乃已
也前日兒子來承尊物之惠撫存深至銘感沉茲今
日靡執事與持叔則眼中無一點墨耳

答金起之　甲寅五月廿日

歲垣漸迫瞻慕益新茲於非意下狀認至感戢之私
曷可盡喩時然前晦畧致桑梓忽以女子之病已到
十分地頭不免承故治療奔遑焦灼之餘身恙隨處
暴下頻 缺 已數日女子萬幸有生道切欲忍死起發
隨日展從而爲臧外驪江計而亦不敢發百嵩雅此

漢庸陋無狀本不齒品彙而每蒙盛德之諷護既深
鐫佩而亦甚皇悚抑竊伏念　聖上近日所以處賤
臣者豈不以矜恤老病不欲其僕僕以筋力服勤恩
厚可謂至矣中夜起坐每不勝欽祝也

別紙

對時陳奏仰認爲謀之忠矣感德良深無以爲喻第
君臣夫婦以義合者也既曰夫婦之間又不能得之
於其子則綢乎執事處人臣之勢而乃欲束縕乞火
竊恐徒勤而無益也萬一　聖上以黨比疑執事則
執事經濟之業或恐因此而垂斃也幸乞從今斟酌

如何且伏念 聖上今日所以處臣昔雖未知於道
理如何而於賤臣則整其穩便蓋此漢餘日無多又
有未究書冊許多般近就溪上搆一小屋將朝夕於
其間玩索諷詠以沒此生若復如前之取召詢咨以
山間平作朝市則非徒厚招人譏亦於所事不專矣
近日事窮意造物者實有意思於其間且念諸老
先生於國極固不必往赴而況於今日則與 大王
喪不能無間在外之臣未見其必赴然賤臣之義則
既於 聖考猥蒙度越千古之恩遇而 聖慈亦不
以衆人見待雖䟽批未下何忍不赴於道左攀號之

閤教至於赴闕謝恩則雖批下之後亦有所不敢者
聖上終不以國舅之作臣爲非而攻國舅者狼狽蒼
黄朴和叙以賎臣並業之人方待罪秋部又郭李於
東南響應而起合沙以伺必欲其逞又聞有人列錄
賎者罪狀密投於國舅之家而遠有先見者道之云
其勢將不但已也如此而可以冒赴於闕下耶鄙見
如此幸有以發教之也
今日兩大拜雖不如古之夢卜其在今日當揆其今
日人中无者與望之協恐其宜也堅悍云云感料可
謂得矣曾於司馬時試問以爲今日則免矣他日大

拜則將奈何云則亦掉頭曰終不爲耳然今日天下
事如此我國若甘心於束手待亡則已若有脩武之
擧則渠安敢終守其堅捍耶只在 聖上任之如何
耳

答金起之 甲寅八月二十一日

歎桃執書淚湧如泉彼蒼者天胡甚不仁十八夕暮
聞大漸傍人是非不暇掉頭忍死衝夜才迫江外
哀音遂至號天叩地恨不溘然而已既近於南則不
忍回轡書掌於左揆台史然後乃敢入哭於重衛之
外旋出城外蓋不忍以待罪之身已謂 聖王來省

所能而自同於餘人也自在隋城山裏已有所患是夜奔馳之後疝情頓劇不粒已三日矣朝夕待盡萬事灰心而自然流涕者是何心哉今朝 王世子遣宮官下問亦不能祗承只俯伏抆血而已此間情境執事真先獲之矣然執事則已受恩譴心跡自安矣如賤臣者負犯非執事之比而尚未勘罪倘蒙 王世子繼述志事終示和章則賤臣實所甘心而瞑目百無緣奉叙徒增哀隕

別紙

曾聞陝孽受玦於 宣祖日臻之時 昇遐之後便

蒙赦還卽以憲長劉救　先朝信任篤宜其時氣也
甚得得識者已知其不免矣今日以吾儕不忍之心
揆之雖蒙　嗣聖灑洗之恩似當低細前却矣請議
必欲賤臣八臨衰班共商凡百實非賤心所在今日
之相悉此心者惟執事而已故敢及之耳

答金起之　乙卯九月十一日

月初承拜禘中書惠州真不在天上矣嶺海之間識
不落莫而相距尚千許里只有張望而已遥想鴒原
之懷亦堪悒悒耳此漢自前月初水土之崇重發指
骨已大諸症并作擠辣之苦亦不幾時矣記文其爲

赫歸也大矣第冒禁爲之冝其悻直而已身也然不可與他人看李白詩云不惜他人開但恐生是非此言誠有味也把筆甚艱不免倩草皇恐皇恐

答金起之　丙辰九月二日

四月廿四日惠書最晚傳自東京喜慰之心不係於遠速也又承七月廿九日所遣者尤甚開豁先銘因南士證寔於朗州想蒙關覽矣丁酉冊子承此投示極荷極荷不料留意之勤至此也此中事不足言矣每誦三年瘴烟面如紅玉之語益歎風骨之凡弱也旧丈窮閻轉入臨瀛伏想濶遠之懷有不可堪者曾

有所徵者今因趙生措付納若抵棠下幸因的便上
達如何

答金趣之　丁巳二月十八日

尹君遠來伏承前月廿五日惠書方切欲幸翌日回
甫鈴奴赫送先十日所遣書及多少別紙元谷雲夫
諸幅披讀玩賞不翅隋珠拱璧之入手也此實南來
第一好事何幸何感時和前臘忽遇寒疾大痛幾死
隨即得汗而自此之後元氣頓敗一日之間迷少臥
多又血唾甚數觀此氣像決非久於地上者任運隨
化諸然做盡得釋我　聖祖則千萬滿足更無所恨

只一二文字未能了畢此殊不能瞑者耳大慶先爭出場如何似當喜而不寐而今日心不寐却出於憂此何人情也一歎亦一笑耳自餘俟同甫便回一一報稟也

答金起之　丁巳二月小晦

昨者尹君以姓歸只答其所傳後書而已似未及登徹矣今茲同甫便又來告行而適最日淫雨後濕痛憊頓處凡所俯詢皆不免倩筆草報慨歎之餘亦甚皇恐寄示諸作諷詠屢回間有不勝掩淚者仰以恩遇之重輕而有所厚薄者果何心哉偉強痾懷屢屢

和上不足以塵覽也朗州久不聞消息戀恨已已

答金起之　丁巳八月二日

時熙白私家不幸老婦奄逝遠地聞訃悲悼益不可堪伏蒙遠垂手札慰問勤至下誠不任感鏤之極第聞時議方急悲不幾時者正在於此執事靜養田野本自安閒茲聞日騰白簡出臂鼠肝雖已任之而尚不知姓名全不出門戶自昔時書札偶聞爲尹雖所構云昔夏竦欲殺石守道使婢效守道筆紹誣其罪今日事亦難詰其端倪也置之勿復道斯可矣第不知尊季尚留几閣耶切欲得見自

答金起之　戊午正月二十九日

臘初書此晦承拜不無少趣之諭極令人歎尚警策伏想日有新功入有不知而有自知者矣待和陋况不足塵聽也先銘猥此依命殊覺屢屢此何足粗畱孝思之萬一也毋循世俗之嫌疑俯加取舍之權衡是望疇編方劇未免復倩不勝皇恐之至

答金起之　己未二月十四日

無何因谷雲便得拜前月十二日惠書慰荷不可言天時人事之諭只令人咄咄和叔所遭有不忍言豈不佳運氣一切流行有不得免者耶仁同所按書旋

卽修答直付京邸想今或已傳徹矣諸紙切陳曾見
以求證誨勿勤章甚詩什有所步和而聞此索答者
轉往安東俟後的確寫呈也

答金起之別紙　己未二月十八日

顚姪之母尊王母夫人之黨也曾聞所言則老先生
歲時必使人問之竊仰先正篤厚周詳之風非後世
之可及也今茲顚姪敢討記室書而傳到可見執事
撫視之勤故渠能如是矣旣以感識而文獻（缺）懿之
不衰也

答金起之　己未三月三日

每從姪基題回便致垂書郎修敬以付所報下問及
所須文字前已同八於例丈便書内矣茲者李孝子
來換前月六日下狀真如朝暮遇者此非日山之所
宜有也知紙所諭畧於例丈書喻及此不敢復有云
云以兆多言之戒矣大學疑義復以別幅求教因便
回示得失幸甚大抵大學緊要專在格物誠意二者
故於傳之三章特言道學自修傳者之意可見而朱
先生於誠意傳表出以爲自修之首至篇末總論又
表出格物誠意之義先生真可謂真知孔孟之旨矣
自此以後則一節易如一節故自正心以下則輕輕

只說破餘症些滓之未盡者使人察識而醫治之其工夫大段休歇讀是書者不可以不知少時所聞於師者如此故敢以奉誦自餘病苦倩草眩仄眩仄

答金起之　庚申七月廿九日

續拜下狀如承面誨何幸何幸又況韻語皆如擲地而有聲不知閑天諸子單復如何也然當此憂虞之日何以有此閑逸之心也雖微文答身當大責頑不念名臺之義耶時烈杜門省罪朝暮待盡無可言者然若聞　聖學日進不爲小人之說所誤使天之永命不祈而自至則可以瞑目而死矣竊言日勝李不

足爲白玉之玷然益用力於正身正君之說欲以獻於文谷而非罪戾者之所敢爲者故只藏在胸中而已廢閣書札久矣今以同甫之故而觸此羅戒故茲此申謝

答金起之 庚申閏八月十九日

下狀久未奉報蓋坐地僻便阻也卽茲深秋得候神相起居萬福區區瞻仰靡日不勤時紀塞竇斂蹤眠中溪山亦不得遊賞自笑生世之無樂也兼此處此閑地而鄉中一二事八月者亦甚可憂以此亦想本根之地未正十全無憂也況自古正道難勝耶中夜

無眠或至饒壁而達曙未知當國者復如何自京洛書札一切禁格茲感鞭腹之勤敢此破戒伏惟辭察病若倩草惶恐惶恐

答金起之　庚申十月八日

下書見諭不翅丁寧銘佩之餘還增踧踖也西監之示曾於大全集見之矣雖不敢擬議依樣葫蘆不至全出於杜撰矣兼有戚事只與家僮作行自去夜疾勢忽甑難保其得達如或不然而得還於撤清之前則庶可獲承請誨矣進退之教不勝捧腹然閉戶於同室之鬭恐無如此為穩也復以伏呵

答金起之 辛酉四月廿日

萬里行役喜今歸稅只所慮者神觀或有所損矣茲承下貺慶錫無量此豈無所扶持而然耶私家不幸孫婦死已斂葬於嶺脊深僻地愛其人事絶少仍與兒孫輩相守看書一似逃空虛矣當初膺命本非久計今日事只遂初而已北歸書冊日日懸望矣承示欽然閔商若是可信者則不能無萬一而只恐河清難俟也近集誠所願見終荷投示何幸何幸天氣向暑伏祝為時加重以慰瞻仰

答金起之 壬戌十一月十二日

下狀僉拜愈喜可知人情不自足也山谷深深令使
日至初實偷安而轉增惶愧此時相知如執事傍觀
逕笑不為之所非平生所望者也谷雲丈紫臨陋地
雖是愛山之致揆今太遠矣且窮瞷已誠山翁樣子
宜難為二相國元方矣極好矣更觀數日後便逝南
去閑雲從此闊闊隔濶甚令人悵然

答金起之　壬戌十二月十三日

前書未復常用歉恨今茲薦垂尤罪不敢詮伏江皐
二豎子相守不去每誦隨身唯白髮之句以為此亦
不易事也窓通　先陵之論實是先獲語也讀來終

行不覺溪洄交頫也江水漲綠嫩草生岸佳景果如
來示而奈此背節何憂慮不可言也未知歸家將如
何歸歎如此不知當局者復如何耳谷雲大書謹領
裁謝

答金起之　癸亥二月十五日

承惠示意酪粥議郎再來故不敢終辭然實甚皇恐
御承警讀以還何服獻忠之至要也　聖上偏於幽
獨之中戒懼之心無有間斷則　聖學日進聖德日
新實果何足憂乎

與金起之　癸亥九月五日

天時向寒伏惟起處珍衛瞻想非虛語也鄉里無聞是非可樂此朱先生語也鄉里亦有古今之異不易八山塞賓未知於不知乎否耳方與士友校過朱子大全劄疑所有鄉本訛舛甚多欲得唐本善者幸可煩爲周旋否特眷敢此

答金起之　癸亥九月二十八日

玄律警立懷德深深慰於便中承拜問札仍有濡冊借及之諭且感且幸無以爲喻賤疾一向彌留方療膏藥試此而不已則將不已矣處留此世亦已多矣一朝到虎則真是理得矣加紙一笑全愈求而毀愈

至只有行吾義而已百千蚊蚋何足掛耳教寒戰方
作情草惶恐

答金起之　甲子三月六日

伏承禰中書驚慰無任況審　聖候一向安寧慶喜
何極雖是　聖母廞衛漸見期迫倍切煩惻也翔参
此漢既作野夫朝賀亦不得奉未知得此何名辜諒
事理從此停止則為賜多矣餘祝春闈對時增迓

答金起之　甲子五月八日

來書極感不遺乎些妄竊有意於古人之學而行之
不力今將死矣孤負師友日將難瞑矣平日每荷譽

責德言故今敢云云

與金起之　甲子八月九日

謠諑浹旬此時震艮宜如區區瞻仰實非虛語也四鄰飢饑仰賴無所切欲走入深山與租謀等而不忍身為民望迹在呼籲間此何時節伏惟憂虞之切與草澤無異而有加矣賤疾一向危篤自知餘日無多而精力耗竭不能致力於文字間竊恐此事終未了當以孤重托之意也此際又見孫兒捨去不但離懷作惡此時進塗豈勝憂慮之切懇伏乞隨事指迷俾得早歸如何如非肝肺之發不敢仰凂高聽也

與金起之

乙丑正月廿六日

昨有一書推謝并復之示伊時宿於山谷中偶有感觸略及時事或入聞之大驚以為此時只合金緘述謬之心旋即開悟即以急足追迴來知能及否乎竊惟晦翁上藍之書蓋憂君相有言語之失而呼燭而作之今日即火焔起下與上藍時事體不同又孫兒被逐益當有避嫌故也諺云迷惑先而智慧後信哉惟是鄉里火色日甚苦待孫兒下來相携遠去念執事平生見極不敢不以告且申前書所控蓋旁泗極以食物來即奉行爲悶執事果得前席恩許即俾長

孫殷錫專走急足是望盲是雖是命既係賤事則微
細甚矣而累度煩浼至此實皇竇恐千萬悚悚自餘
只祝加護鼎食以慰瞻仰倩草疏仄

答金起之

乙丑十二月廿二日

木石間闊泯每蒙記念有此問札攄分皇感莫以勝
說別紙所論正朱先生雅言既丁寧於論語集註而
又嘗指時人曰彼愛官爵雖殺父與君也敢此非謂
人人必如此推其本源則末流必至於此云爾聖訓
可謂嚴矣彼弘瞻鎬積時爭相附托肆其跨逞者其
一念之起亦豈外此教然 仁祖反正初治之甚寬

至於戮　聖母十罪之羅萬紀亦甚無悉以佼生上
疏而亦至於編配臨下以寬自是　聖德也竊瞯
聖上其仁慈之意常藹然於言意間其用罰之際常
見其從輕矣今茲洪憲處分如是快大蓋欲痛繩黨
論而不全出於崇賢衛道之意也然北方寒苦之地
萬一不得生還則豈不有傷於好生之　聖德耶以
故日者敢以私於下執事昨因待罪之疏畧陳愚衷
矣今見批諭不以爲然而獲奉執事覆書則以爲不
悖於理私心自慶以爲可幸無罪矣何慰如之賤生
一向沉痼復見臘謝苦吟陸放翁鼕鼕儺鼓逐西東

之句自然有歲窮之感耳

答金起之別紙 丙寅三月二十一日

國勢危弱至此令人還思武弁之相矣竊聞其子倘也深蒙知獎偏荷拂拭不無所益矣發憂耿耿有此瑣言悚仄悚仄

答金起之 丙寅十月二十日

窮陰殺節閉塞成冬伏惟此時體履冲裕並納嘉吉日者下狀汔茲感戢竊伏聞頻入筵席啓沃忠言欽仰德義不容稱頌惟是天怒未已而饑饉頻仍邑任久虛而人心靡係邪說並興而國脉斷喪不知國事

將死於何地中夜以思不勝寒心其無可奈何處誠無可奈何若其容力處豈可斂手坐視而已耶今日事誠可戚矣病情日劇此亦將死之言也

答金起之 丁卯正月十八日

粤自前臘重患寒疾始謂逢春庶有回蘇之望春後寒事猶重而患添劇朝夕待盡孰謂臘月三十日是惡業淨盡之期也窮莫山間卧聽寒溪觸石之聲瞻言暮用不覺神逝而魂馳忽於史官行次拜十三日惠書縷縷示諭委曲勤悉此生於人得此蓋勘鐫感之私何可勝喻天警民憂誠如來諭 聖上臨御群

賢懸載宜乎克享天心以慰民情而乃若是反戾何也必有其故而瞢不能知覺也某人參文俯微必有所以遣人酬後即送疇孫處俾知亦當絕去之意矣並令此孫呈納耳自餘只祝倍加保重以慰瞻仰伏枕口呼深增呈陳

答金起之 戊辰二月十二日

大醫下來恭拜下答書凡所示諭無非世道所關令人有所恃而不懼也賤息早澂不足以仰勤俯慰而蒙此寬譬撫存既感且感無以名言二醫息命極非賤臣所敢當者感泣呈隕罔知攸爲鄭老贊息無由

聞知想其靜養莊肅望實愈隆天意非偶然也賤疾賴大醫技精一投藥輒致益知好生之聖德偏厚於老物也孫兒伏荷帡幪之庇得脫名途亦遂同退之願何幸何幸

答金起之 戊辰九月十六日

臣民無祿 慈懿聖母竟至厭世普深隕痛曷有其極音徽久閟之餘伏承手筆之賜縷縷示諭極荷眷私蓋自句感之復八喜慶雖深尚不如憂慮之切也晉入受囑哭否兩難以今理勢觀之非忠武以上人雖欲扶持萬一而不可得也或以解脫之難爲言然

苟不爲跌也依阿取時軍不敢相容矣却出青門棣
萼相輝豈非人間快活樂事耶高山九曲之迹未嘗
相及每宵寤想像而已今見此圖怳然坐我於爭流
競秀之間挹清風而襲餘馥也第不如武夷圖之横
看九曲此是續也之自運妙法不襲舊套耶奇哉奇
哉賤臣小踪過蒙掬捏之批不勝皇感只褒旌此懋
強爲塗殖豈仁聖之世所當有耶勢將須入文字自

答金起之 己巳正月十二日

饒因眷便略付一書未達而茲拜初七日下書兼別
紙備悉多少教諭欲荷銘鏤不知攸措此漢賦命奇

釁隨事瘡疣孫兒之奠既不戮力疾徑歸症勢斗劇摧殘以死指日以待尚復何言當此危急存亡之際執事復居鈞軸責任極重而勢如浮萍未有用力處士林雖甚顒望而亦無可奈何未知將若之何耶竊倍加保重以慰具瞻

答金起之　丁卯十二月二日

髮白心丹此古人語也不料吾儕身遭此境也今月十九日書至自鶚冠所讀未終行哀淚難禁也碁爺竊謂協理雖不可論而其為淮南所憚則有餘矣古所謂社稷宗臣者捨此其誰而讒言罔極去國蒼黃

病中聞之不勝寒心至於峡公其迂拙不合時宜以
此蹤跡侵陵俾不容自然其憂時深切竭其心思世
豈復有斯人哉國無儲兩有識心寒所恃者惟一二
不貳之臣而今乃如此昔宋帝崩諸大臣欲以庶徐
則晦翁遺聽而發於隕涕投宿藍寺夜漏未盡呼燭
作書於所親寧樞此於今事如畫出也奈何奈何所
可恨者諸賢見幾不早使時人有此痕迹甫小孫正
以此時猥入名塗勢同羝藩日夕憂虞寢食不安也
然豈有君子而不同其退者哉渠方治疏乞免如渴
一塵來則甚便破冒作遷地書未知不至冷笑否且

此漢雖在閑地而深有石守道發冢之憂蓋羅先有碑書之甚而継之者尤捺此身不知所税之地曾聞執事為我有巖肆之問則有所云云矣今已驗矣僂句不說欺矣可異亦可笑也中心不平信筆仰報勿為外人道也餘祝臘寒加重以副遠誠

與金久之壽恒 壬辰二月八日

老先生所撰重峯先生神道文字迄將八石矣此間士友切欲稟證一二而難於冒煩故令僕因高明請乘從容耳

答金久之 癸巳七月七日

前月號中遠拜惠書恭審猷笑仕履珍衛感且欣慰
不容名言老先生初期回薄悲慕益新始擬此時必
作鷄絮行不料前疾如期復作方此煎毒萬或不死
否也誠到神况其亦甚矣奈何奈何以此忽忽病據
蓋惡時事見作如何發緯護不恤矣窃聞左右多在
諫院早行其言拭目以俟矣頃因一後生謬叩安論
維揚享事不料後拖葛藤且謂微抑仙翁叔痛不至
喪心寧有是哉只恨合李之翁也文集果八韓否當
記晦翁論二程文集校讐多錯此事真不易哉戊子
九月所蒙遺札追錄以上以備刪定所欲言者甚多

病極苦俚草不成樣尊伯仲前並不得函狀伏惟鑒
照

答金久之　甲午八月二十六日

頃托宗少拜覆必達無滯俄承手札致意勤厚鄙劣
自顧何堪即日侍外仕履休暢老先生几筵已輟擁
慟莫及奈何奈何分義云云猶是近日之前故謂可
憂而見諭自彼中錄紙未獲奉見聞有退遁之擧在
我固也可畏天下事都可望諧乎老先生不復見也
此晦翁誦左徒之辭而欲無死者耶僕曾有親癠今
幸蘊醒此外無可說者惠箋及餘韻珍感愛玩時氣

冱寒只祝加重以副慕用之誠

與金久之　戊戌十一月二十五日

伏惟庭候一味寧健擔悄無已伯氏已得南爲吾師門易名得遂所願士林同喜此傳喉轆轤覆不知戒自歎奈何亦雖相厚如僉執事終惜一言以誨也就達前叩洪錫甫志行則已詳未知其文學可與李翔軍魯衞否李仁川碩堂氏其標品如何並示及如何空庭之雀不可與論山公事也

與金久之加紙　乙酉二月二十日

切有所控而不敢不以實相磬也家翁得縣實荷陶

鎔感鐫無量茅本道方伯才以不直懸其兄則今乃屈首服事於其下頗有所不安於心者而爲其方伯者亦不無疑怍之意矣渠有是心故久益首鼠郗生拙陋亦不能强之而聽其所爲則敢以公狀祈免於下執事伏乞卽準所請無使形迹暴露如何如何雖是同氣之間飮水冷暖則有不能相知而推是狼狽之端則不能不相憂故有此煩浼實深悚息也若衰其飢饑而欲爲之地則係別急之亦未晩也仍竊因念此漢書史之外酷好山水而今則老矣不能任脚則尋常夢想從掛於蒼松翠壁之間矣曾見伯氏寄

示臥遊一篇則此心飄然已入於泉聲山色裏矣竊
聞赤裳勝槩甲於東南而未能一登其巔以俯瞰刹
之狀真是在廬山中而不見其面目也昔晦菴夫子
作宰浙東以見石梁龍湫爲不負其行如在數十年
前則欲從執事丐得其縣而不可得則徒切慨然自
然執事若憐病鶴之思山不已則只借我得一藍輿
之路其康矣乎少弟失之東隅取之桑榆則在渠固
爲優好而執事俾免苟容於前而遂其勝事於後亦
是好事者所不厭也惟此孤拙亦得以借鶴一翼而
暫上揚州則疇昔之所願畢矣執事其肯不靳否藉

如赤裳不能如意即蜀中湘濱佳絶處無不可也如或執事尚以此視爲干謁苟求之流即海内知己將無一人在也謹當蓄娓以死矣惟執事匡教之

與金久之　甲寅四月二日

吳事果如後說即李朝去就之計雖宜早定而圓隱之意亦難遽伸只閒關自守以觀其所定而此亦不易辨然豈終於雪裡凍死而付大梳不托於別人耶江湖漫憂不勝區區也

答金久之　甲寅六月十二日

曾在龍門蒙賜手帖傾寫之私不容盡喩只緣當時

忽卒未暇修謝只自悚息而已即日炎歊伏惟閑適
沖迪日有勝趣人有不能知者不任歡想之至時烈
日者忍死出脚而法義有截不敢近詣淺道故終阻
一拜於執事極用悚歎也二哥數日相守幸有講磨
之益自視歉然幾乎作橘頌也惟是今日殿屢極天
而仲氏執事遽當衆責之葬雖則時而不恐而亦不
勝危厲之深也餘只冀加護以為世道之重

答金久之　甲寅七月二十九日

三昨日始拜六月廿九日惠書如承顏色傾荷不容
言即日郊舍台座震艮增衛瞻溯日益勤止時烈歩

論大禮援人以鮮以致逃事雖即擢髮未曾少贖矣
義不可獨安私室忍死出脚中半滿作未即泥首城
外深增惶恐也伏未審東郊體中如何伏想眷然無
非生毛病死符到便行竊伏聞執事復八三事罪其
兄而任其同罪之劳固知執事之尤不能安也伏未
知將出于何無緣仰叩徒增悶鬱陰霾不開伏祝為
時加重以慰士林之望

答金久之　甲寅九月十七日

只憑郎狀逖承聲光茲拜手翰析荷無量自在山裏
病無已時而程子西監之義所警於心者深矣又蔵

召屢下不得不忍死耗道而迫於疾作僅抵江口亦以諸圖尚未出有所攔礙然終當有進而已只病情日健悶苦不可言

答金起之　甲寅十二月四日

前書誨諭謬悉銘佩止量念昔坡翁書名天府猶以罪人自處不赴國難其時罪名只是黨禍而尚且如此況今罪犯如何而又書於何等文字耶以故只於十一十三北望痛哭於席藁處矣執事尋醫當在何日沈青陽嘗言時運於我雖如退薪而若留和叔諸人與之共事則我無憾矣此言嘗見於故紙矣不料

今日益知其言之有味也唯是公應一少漢侵辱几焉至於此極雖在彼輩壞去體貌亦何能有為也此方東湖界盡頭援一小寺團聚家累爲朝夕過嶺計元城所謂死不難者即此也適逢的便略此此後知不復具

答金久之　乙卯六月十二日

前月所付宛子書登時承拜矣此非鐵漢而屢遭章子辱之試命幾何其不銷鑠以盡耶只椅棘參雲外况自隅古所謂靜專者將不習而自至若於此際沈潛經籍勵庶有一班之窺矣雖卽夕死亦可以無憾

而雖是精力已耗氣不從志後恨從前虛負可惜光
陰也祈先之章今已蒙許否雖自困餓不能不相念
也赫號遙通贋時筆所齼齮者而賢姪是的當便必
先浮沉故略此附謝

與全久之　　　丙辰六月八日

艶滄相借此時體候動止珍衛區區瞻搸靡日不勤
曾於林逮便付納先銘草本矣獲免沉滯否可商量
處毋惜下教也家先文字略有仰稟者始欲遺先子
拜謁矣少穿時杰怨喪其偶其所欲遺者其繼也不
得已以傳僅指煩洗望孫望孫時怨病日益加死而

已矣尚復何言朱子書今至纂編伏見雲丈書亦論
以方讀此書此事專付老先生後人天意必有在然
爲世道慶也自餘非遠書可盡茶殘默會

答金起之　丙辰八月八日

今年蔡鐔尚此無死獲拜前月九日手書兼受和陶諸什自詑以爲此不爲虛生也因竊於裡新真起處清勝此平生所喜慕而不謂者其引領懷想無異籠翮之仰天居也家兄文字蒙改所寧外復有數三條删潤者足見猥留神思俯勤洪惠盥手拜嘉無任感戢也六月南生之回敬付答書且以先銘之見諭者

一一證稟矣茲審尚未澈聽渠言當歷盡山諸處其
勢詳於此月念後進達也鰲便亦達此意百倍情益
甚之諭在執事豈或如是其所以提警於衷痛者甚
矣接續進益此宜工夫純熟幾於顏閔者事豈可責
效於造次之間者耶惟不厭不輟以聽所至之如何
此正先難後獲勿忘勿助之節度此蓋平日所聞於
師友者故敢此奉誦而此比又患暑痢食飲全廢凜
然自危加以單居放肆尤悔日積以此而死則真負
皇天畀付之心矣瞿然反顧殆無以自恕矣來章切
欲知呈而全生之行捽發難淹姑待日後耳

一一證稟矣茲審尚未澈聽渠言嘗歷盡山諸處其勢詳於此月念後進達也鰲便亦達此意百倍情益甚之諭在執事豈或如是其所以提警於衷痛者甚矣接續進益此宜工夫純熟幾於顏閔者事豈可責效於造次之間者耶惟不厭不輟以聽所至之如何此正先難後獲勿忘勿助之節度此盖平日所聞於師友者故敢此奉誦爾此比又患暑疝食飲全廢凜然自危加以單居放肆尤悔日積以此而死則真負皇天畀付之心矣瞿然反顧殆無以自恕矣來章切欲知呈而全生之術猝發難淹姑待日後耳

屯菴先生後集卷九

書

與金久之 丁巳四月十六日

此月间前南君有昌告歸謹以敬牋少謝問書之勤仍以小冊子奉稟矣未知幾時得徹座下也即茲初夏尚有繁霜之日未委颸感相借得無有妨於起居耶憂念罔已區區賤疾不敢屢瀆崇聽而自覺日迫鬼門誠如枕上甘寢而只兒子情事可憐耳所上冊子儒家不鄙痛賜而正填補八例投還則庶幾得受攻闕之益而又以何見將文之切近及於幽昧也窃

不勝祈祝之至吾儕罪累只有此事尚屬自己苛恨
相去之遠不得以時逐逐仰質也

與金久之　丁巳七月十一日

秋熱尤酷伏惟興寢外逖眷格致之功齊頭日新瞻
溯之誠日夕彌勤竊伏聞告廟之啓日八一依享朝
夕當下矣肆諸東市歸見　聖祖鄙劉而顧此外更
有何事惟是事體相抵金精玉彩不免並掛於牙啄
是不敢安耳惟冀倡率同志益懋德學以幸斯道千
萬之望大全翁目一冊復此送納而懇一如前書冒
告者耳惟是洞丈屢以此下教而尚未呈稟尋常悚

歎也前納冊子如蒙勘過因便擲還幸甚若從光山
借一分渠亦不甚以為難也第恐未及拜受也

答金久之別紙　丁巳八月二十八日

性相近也蒙諭詳悉極幸極幸雖此一性字自荀楊
以至韓蘇說愈多而理愈晦至程張有氣質本然之
論然後雖粗識文理者皆得以知之而雖此一句則
程子以為氣質讀者無不洒然無疑而至於朱子所
下兼之一字之義則無不聽瑩蓋從知聖人不曰同
而曰近者由於氣質之不齊故於程子說皆能深曉
而不知其所以相近而不相遠者實由於本然之同

故於朱子說反生疑惑矣鄙見如此不聽者正欲專主程子故前日敢稟其說矣今蒙示諭自幸鄙見之不悖何慰何慰

與金久之別紙 戊午三月十一日

八溪鄭老文字李周投示并壽侍者所截窺取舍心藻衡矣夢以其本狀觀之則士論携貳之時此老意尚明是前輩而其子儆誕牛溪時至曰嚅張徒黨豈父子異心而然耶抑此老雖爲前輩所許而其志則實在於後輩耶此甚可疑故敢以奉稟幸乞牖迷也

答金久之 戊午三月十九日

春來病益甚如將朝暮就木矣過沐存訖頻辱手書
福州柳姓雖未送到得承緒名來者感慰無量死奚
隅澗之衡無異在己也此亦今朝望賢除占室脈心
事愴楚加以連月多雨濕瘴浸淫不獨內作者能剝
入也問目不蘄並還雖詳悉是蘄再詩類數條承
甚幸鄙當編入矣此道告廟之論甚張通交措語視
前尤峻今年當不似去年矣只誦謗死禍塞之語矣
前後書目此呈者果皆登徹否最後者柳姓入社注
矣

答金久之　戊午十二月二十九日

李相之皆傳致初二日下狀披讀之餘抃幸無已信後又經多少朝暮伏惟靜裡頤養神相萬福前日知紙即當脩復以求明誨而惟念嘗二事欲語遂止既書又抹還迄至今時一自笑以爲如此小事猶此囁嚅如此眞拙者常態彼還事諦然大開口說語者是如何心膽力量耶然此亦一端狷狹之心未泯而然天理之不可誣如是哉風玉文字柳君未保傳徹又閤朴君之逝從此南風尤不競而聲息不尙至於麗閤故今以草本呈納幸望還賜證教如何如何今歲

巳窮朱先生所稱陸放翁一律三復而悠然也餘祝
爲世保重茂膺泰亨

答金久之別紙　己未三月二十三日

宋參贊棋壽固無謀害主祖如磁芑之事然凡係斬
伐鋤鑠之事一皆同參終至錄勳其爲人可知然而
退溪嘗因此人致物於主祖凡遂此不可知者因此
而仍有所質焉乙巳之禍有甚於戊巳觀於石洲詩
可見矣以退溪之賢不深許於當時姦兇而反疑被
害之人以爲逆何也以故再參於鳳城之章此則恐
未免爲賢者之一疵而石洲之譏有以起也蓋於諸

姦之魁亂無深思之心則其與家奈貧乾其懇懃固
無狀也嘗記愼齋語余曰嘗見睦長欽則睦曰權韠
作詩以譏退溪而渠若在今日則亦必請殺仁城矣
吾答以退溪道德學問誰敢訾毀然鳳城一事則終
難免後學之疑矣且鳳城與仁城豈可同日而語其
事哉睦便俛首微答曰此則然矣云云未知退溪此
事於執事意常以爲如何也恨不得供洒掃於退溪
之門而奉質此事也至於主祖碑誌並歸於家奈貧
則數十年前親聞姑母矣姑母嘗泣謂曰先親當主
祖碑役時泣謂諸子女曰今此文字基叔必請自製

而試觀今日形勢無有執而不聽者此事終改此猶矣豈不悲哉因涕泣良久而曰應溉應凋準尤可畏也以此觀之當其士論未張之前其氣焰如此碑誌之作於此人勢所然也所謂姑母爲護軍金好德配好書殊文識見絕異矣所謂先親時烈祖父都事名應期事見崔簡易集蓋祖父幼孤育於吾祖相視一如父子矣所謂某叔指吾贊也

答金久之　庚申三月十一日

歿日前伏承二月十二日下書并金先生墓文卽截謝帖兼還墓文矣遠兒子行邊失於點檢只取謝帖而去甚孤丁寧之教卽遣急足追送而不及今忽有人自願致力故敢此封付未知果免浮沉否大抵所

案皆非甚得失而推志也篤故擇之精一歟似不可不改耳

答金久之　庚申十月八日

下狀感荷　聖恩愈往愈隆但有感泣而已初以戚事治任將發之際史官遣至劃即就進擬將先私後公矣去夜宿疾轉劇今雖閉閤前進難保其如意悶不可言西監云云人皆以此教勉而今蒙以不但見諭令茲顛頓亦不至大悖於義理耶如或謂至城裡則或有嫌然承誨之便矣

答金久之　辛酉正月十八日

才自逆旅啟伏覩在案下書讀未終行不覺雙臉滂
濕也伏審辭意一似梅宛陵爲內子乞銘語也內子
人令獨尚如此况如天屬而不爲不才者耶宜執事
之懇懇於此也此非木石頑何忍孤負至情也比伏
見 聖學日新頤安得叨陪進退如頤臨之於伊川
翁耶

答金久之　辛酉六月十三日

續拜棠帖不翅朝暮遇也只麋鹿之犛殊不着題是
用悚仄自今日憂虞何待言喻最是人心罔極舉踵
伺便者滔滔請人禱文猶爲細事凜然寒心實欲無

生自別紙所諭兒輩口輕致煩勤教不忍捏恐餘祝

爲國加重以慰具瞻

竊惟逆爰只以萬歲後擬議爲言以漢法則武侯當誤矣尋覩孝直罷遠不亦畧有閒乎鄙意如此未知如何如何一用漢法則無乃或有橫罹以傷本朝忠厚之意耶然此時此漢不當出尋常說話況此等耶萬一或淺則死不足贖矣千萬千萬

答金久之

癸亥十月十三日

伏承下復書恭審承命遂出理窮勢極義當如是一喜一憂寔難爲懷今日事同知彼局只有竭誠潤國維

之以死而已夫以趙廣漢之為人利害之交猶以晴昧貪持賢相令人又何足道哉且如范忠宣之賢而猶為自全之計則令人尚有一毫彷彿於范而乃致此一事耶然范則只假借姦黨而已今則乃剏同己人以媚於彼而不知人窺見端倪實可笑也賊孫能為此言仇嫉於時不少此児將來事極可憂也然彼自謂清流而又自是言者則難可峻斥推頻入筵席日進忠言毋或為所誤是為要道自朱先生嘗恨元祐諸賢不能開悟君心而推治黨人是務故至於敗此非前車耶且雖以岳武穆之忠正既為兵官而干

與國家事則自非道理朱子亦言其橫今日事未知
如何今日老僕每語兒輩以爲忍使大北餘孽凌辱
文正先生親孫此非汝輩決科進退之時也言至於
此不勝痛心一切痛癢相關畧布肝肺經覽即滅

答金久之別紙　乙丑七月晦日

尼書之論謹此備悉矣其後在湖南者張皇以爲地
名尼字自然冥會於聖鄉有對擧者曰宋翁前後遭
著二尼其一蓋謂渴介也彼此淺薄如此世道尤可
歎也今日此一字可謂亦難言矣百般譸張正欲贖
其真有之論誠然誠然其存心如此將何所不至哉

洪憲所舉二字之証不雅於先生詩序中所謂措大
非俗儒等文字可見林石川詩集又不翅十分明白
矣洪乃不顧而必討喜浮談善戲謔趙丈之言既愆
變幻若出而實入之使人不敢容喙渠必自謂爲譾
甚塞然破綻百出於何敢掩覆也設使老先生真有
此事而全文元先生果若公誦則此與證父攘羊何
異而洪憲乃稱其有學識直不識義理而欲以此上
欺君父不但爲斯文之罪人而已也將來之禍洪水
猛獸之諭實到之正見也不勝欽仰也

答金久之 丙寅十二月三日

伏承下書示諭諄複下情感戢不知所喩今者百孔千瘡危亡之勢十八九已迫矣雖使忠武侯當之亦無如之何矣然以私自顧執事之歛退者曷有極哉而顧念仕危邦者無可去之義而又雖歛退之後不當可憂耶只得鞠躬盡瘁扶持得一箇半箇以卒吾義而已此外恐無他道理也内外囂矣之示誠如尊命林白湖將骨携一鄉生冒入濟州享諸名士之會指鄉生而謂曰諸尊笑我耶此自視我尤可笑也今執事猶是爲白湖而此鄉生不亦可笑之尤可笑者耶胥靜叔父小說狠蒙肯可渾宗感德何可量哉

碑本二件其已登徹耶以視倍加保重以慰上下之
望

答金久之　丙寅十二月十一日

青陽逼歲伏惟匀體動靜神相萬福區區賛頌日者
伏承下復書教諭縷縷誠荷不鄙之盛意感戢何極
所示內則外則之說不勝捧腹雖是謗議而獲玷於
盛德則此何以異於鵠鷗與鳳凰同罹虞網耶又記
林白湖遇一士人於漢江南邊指北岸高會處而譏
曰彼皆吾相親人請共往見之及入座座中或有與
林相識者而其餘相與目笑林曰諸尊笑我乎仍指

其士人曰此則尤可笑也其士人大懋而去今日此
漢何以異於其士人之可笑也今渭叟台爲伴稍以
分其笑爲慰此可發一大笑也只祝上爲 三宮下
爲斯民茂膺洪休以慰其瞻

答金久之別紙

別示有以見大君子詢蕘之盛德也淺陋如賤生何
敢與於忠益之末議哉雖盛德不敢終孤畧獻愚忱
焉今日之事可謂難矣孟子謂孔子厄於陳蔡無上
下之交也曾於金盛大時時喗恣意陵踏其後又與
砥台同其狼狽更無餘地此等不但無交而已然則

今日更無可進之義矣然王庶幾改之此孟子不處於薄而忠厚之至也今日　上屢下悔悞之教兼且國勢危急未有如今日以朱子在危邦無可去之義之訓觀之則其在歷聘之時猶且如此而請陳恒在孔子去位之日聖人為世道計者無間於有位無位矣且念藜藿不採是國家之大益然則為國計者孰不願執御之還入而其不然者則為私義計也私義之得失亦有關於世道故曰一夫之去就關時俗之盛衰其言有味也若以明哲保身之道言之則今日事勢進亦不保退亦不保蓋退已晚矣今日去就只

決於天理人欲公私之間而已想以義精仁熟之深衷而財處之耳三仁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故聖人稱之想於平日講之熟矣誠感下問之勤僭御至此伏冀恕諒焉

答閔公瑞 耆重 大受 鼎重 持叔 維重 甲午七月

時烈頓首再拜言頃者憂慼中伏承僉哀垂問甚用感戢伏未審即日侍外哀履若得支勝否憬慕區區老人所患始甚危苦今幸復常耳以鄉無善醫可以診察而謂復常者恐是私情所蔽而實未也前日猥蒙下詢禮疑久未奉報蓋緣憂患非慢且忘也今以

平日所講於師友者仰陳須與尹斯文商證其未善者毋惜回教幸甚幸甚窮閻憂患驚擾冥冥之中將有何眹發歸之憂切不自勝伏惟僉衰雖在衰苦之中想同此懷也暑氣尚酷伏乞順變加愛以副朋友之望

答閔公瑞大受持叔 庚子十月

病蟄成懶每欲奉書中拖而未能也茲因春史禘致僉哀惠札須者仲氏冒知見臨誦以兩世不朽之托已極皇恐今復叮嚀至此尤不知所對當初非曰可堪而亦不敢終辭以孤契誼之重惟是疾病支離未

能即就兼且遠來相守以此事煎督者數家亦不無
緩急之差而此稽延日夕反側鄭生痛惜痛惜雖其
病痛不少乃若其清峻遜將賣今日之所難得渠自
已矣而使其老八弱婦孱兒皆爲跋路之壺此何事
哉聞其美地及後事皆賴僉衆經理此同尋常事而
知舊喜幸之心曷可勝任已矣只令人增得而已患
賜紙筆墨謹照數領受早秋賡詠季冬下狀而有難
以筆札復者故因循至今固知其罪而亦拙懶常態
想亦財恕也寒事已届伏乞節哀自愛以慰遠懷
與閔公瑞大受持叙　辛丑六月

比日旱甚未委食衰氣力支勝否時烈扶病觸熱每
昨僅到堤衙明將向懷矣來路歷哭鄭生墳與殯觸
目傷痛誠不自堪最其家事終無所託必須鄭老渭
邑乃可在京聞諸議則湖寧將啟廣尹云鄭老相渭
無如此令若渭其道一麾則或可數年遲留矣然何
可幾耶大槩此老事非食衰則誰能念及專恃出力
百鄭生權厝處始聞無甚和害以鄙見則似不然矣
其右傍積石若是壙中之出則尤難言吉且其墳脚
溝其後與左右而無龍尾使其全坂之水且注墳顱
雖不透入其體魄能安耶鄭老之不詳於事如此可

歎然鄭老書不忍及之矣以鄙意則須得一歲風土
厚處移厝侍墨壯而為永定計似得然亦甚不易矣
奈何奈何令行歷見萬義真大形局也夢後脉一節
犯廿水破有忌而且再破水源淺少僅遇穴前其外
皆伏流此是大欠已遣家弟問於李衍未知李說如
何也月灘則已為李兵使仁夏所占無如之何矣明
將向豫此後則杳然相望矣只自悒悒耳

答閔公瑞大受持叔　辛丑十一月

杜門塞坡病思無聊忽蒙貴便歷致情翰披復以還
頓覺沉痾之去體何感何幸前此屢荷遠訊閒有承

紙之諭昨夕又自春堂遞示持叔疏李奉讀三四有
以見憂愛惻怛之誠真所謂一字一淚仁人之心固
當如此自顧冥頑始與木石者倫矣不覺泚然於顙
也賤疾久未全蘇然借免傍瘲之發則幾矣兒子每
蒙諾擕感鐫何極謀引其私親喪方到西原之先塋
明日啓其先父墓將以初八合祔矣感知軫衷之勤
敢此煩聞自餘歲寒加愛

答閔公瑞　丙午三月二十九日

數日前因此禘拜一書俾納於城西李宅茲承惠牘
無見領語豈誠畬況耶示諭謹悉蒙此非作文字與

人之時兼且前書所稟早晚承回乃可作自來監謹
頓首時語以為守令嫖於空簡如吾公綜亦未能擺
脫那好笑嶺事只見彼之迷昧見欺於人之可憐何
足惡也別紙因便教復如何

答閻公綜　丁未十二月十三日

安希蔡先生喉蘇事坐在西山絕頂忽自沙塞號知
前月廿三日惠書并別紙奉玩移晷不覺山川之阻
闊也即茲殘臘尊政履增佳瞻溯區區所諭朴僉正
享事去秋龍宰見訪於華陽果為我說及雖不能如
來示之詳然大槩於異論不以為是矣未知彼中事

體如何而如龍窜可謂鄉老之稽諸者則其論豈不爲輕重耶詢洛既廣論議既一則何可謂無稽不詢而復詠於外人耶所謂冊子龍窜未曾寄示矣尹府使文守張荷見屬之勤矣然此來校書之役甚忽須一章甫來守慫慂然後可以倚閣他冗而爲之矣半百乾柿殊見至意曾見栗谷先生以乾石魚數介挾八簡封以投龜峯之策眭每歎先賢風誼物益薄而情益厚非後世之所及也不料於今瑞親逢之矣受令已掛冠東去耶持令氾守介石之志否不敢作問書以相累百歲且攪雅洪休益增

答閔公瑞 庚戌四月十一日

崇兄深入山間詠拜惠翰如對甚慰此月前所哭外孫之殤今日當行掩藏老祖悲增不能自堪也樂靜遺稿尚闕序引此實門下諸賢之責也而今復托之匪人又未見其必是也第厚意不敢孤謹此草納有可證示者毋惜反復如何黎錢瓷玩無已當時官私雖破滅至此而覩鳳見凰東人實有伐柯之喜其視今日則氣像何如也撫事循迹不勝感慨也覘消而鮮果如來諭則實士林之福也第慮兩家固知其舊而浮薄喜事之流鼓吻不已也

答閔公瑞　乙卯二月十三日

曾聞行轎已稅未審單使後動止如何蒙此崇伻垂札慰荷之至無以為喻示諭彼中事真所謂可棄之釁而唯以老物之故用志不分不暇於他此實老物之罪也此間風土與南方絶殊宿痰頓劇危在朝夕不待章子厚差遣而自將無此身矣妙香南味感領至意不可盡謝

答閔公瑞　乙卯七月八日

遐通恭歸既是大何而重賂求書又甚可畏苟非至意安有此千里崇書哉披拜濯風怳覺棘城炎蒸一

時清爽也仍得嘯息書滿之淚遲海邑消息不翅心醒也日者李澤之書說及此君以爲可謂好収殺其言真的當矣此中事困卧極矣而全不得語翁氣力何由而心得其亨乎

答閔公瑞 丙辰九月三日

日者遂聞執事復遭膝下慟非不欲奉書以慰而非但姓名難於遽入城市亦不忍悲苦之言形諸紙面也茲於承頓歸承拜惠札寸三數行墨畫而使人流淚倍之尔理外天荒至於此此奈何奈何此尚今無死然疾結成核殆乎遍身以此決知其難久矣嘗意

執事獨留輦下必有不得已者今聞狗洞門下疏有赤眉平林語始知高明預知深僻之不便獨詣之智誰與敵哉

與閻大受　戊戌七月

此行如何行且尋問及聞令行將屆喜樂之極令入神動無走一力沿路探實欲於中半相會請教耳令到雲舉家便止者專為此耳令監若邀方伯相聚則尤好矣此身雖西令監還東亦何所相聊耶以是至此而猶有前却許耳晦翁論由某官為某官名雖陞而實失其職者真為今日怪話也雖令監不見於幾

微時議豈不嗟惜耶鄙衍當以令監遲速爲行止盖必欲相見而後已幸細報之如何如何

答閔大受 戊戌十月

遠承初二日連紙書莊讀數迴不覺千里之爲遙也此漢始不料狼狽至此六疏一算恩眷輒加故黽勉出謝昨日初政首汲李柳則一番人隨心沒去兼元則兩番入瞋目始知此事大小大不易也數日來爲雀亦不下庭未知此事雖與商量不如早袖其手而故矣以此益望令監之歸而不可得借得少留數將請對乞召矣長城亦然也朱子九字之戒莫是量不

量之語耶平生病痛全在欠商量今日事只是立脚不住自尔至此寧有量入之道耶今日所望於希仲者何限只恐渠不肯屑於世事自若令監至誠教勉則或能回頭否遠人事嘗聞尹先說每憤譯商單以錢使見今日令監復為所困極令人痛心處也李忠武文字只據狀文撰去故有此誤錯今以改本呈納武仲八來人皆加額只渠以形迹不能自同於餘人是可懸也目今人才想不為少而此同聾瞽未免披業指點此甚無聊者令監幸以一知見示如何安卧山中可送餘年而乃畏天倫二字便此自窘實為高

卧者捧腹自憐自笑耳惟冀加餐自愛以慰時望

答閻大受 已亥

詠問慼戚戚疾甚苦今才舉頭而眩如乘舟閃閃丫
疏係是不下之本故不敢求見其草李渠亦不敢出
道理然也鄙陋雖欲不避嫌疑而贅頌於公坐私室
見不言神不傳緣何知有其說而贅頌耶同叔之律
甚於商君之法只令人贅息狠頑而已蒡見令人與
丫相知者顯加譏斥以避形迹此則心竊憐之故不
欲相學以此罪我則千萬甘心矣荷相與之深信筆
及此悚仄悚仄幸勿以語人也

答閔大受　己亥四月

聞歸深慰調理命下聞不敢更呈故今日已入小劄然只略略遣辭不敢對揚以存朝家體面御本覽了皆還如何賓令另紙謹悉第念李忠武疏本有云臣一去浩則賊必登岸直向京口而其所成功全伏毋師令豈可盡行撤去益無所恃乎第其疏意則血誠懇懇極有嘵嘵音意思深可敬愛而弱國之大夫真可流涕耳

與閔大受　己亥五月

痛哭奈何罔極奈何服制令方講議耳元百商示如

何大妃服制未有考據之例亦議示如何

與閔大受

仁廟時文定服似是可援之規而其時事有不可為例者矣希仲處已問之耳

與閔大受

尹谷時未見百官服制大臣不欲行朱子議三日若建請則可議否

與閔大受

因武仲所示聞李領府事以欽事將欲待罪云然則吾輩亦當待罪之不暇何敢更議餘事耶凡事至

此只欲無知耳

與関大受　乙巳十二月

前月初四來生上復書即荷登照否歲行已窮總惟保愛之餘鼎祖珍泛馳湖馳湖此長處山裡聊把誦書聲以答瀑後老年事業只此而已昨以臨歲致到松楸若過了十許日便是六十歲人回顧前時真負了可惜光陰也來朴諸生要是質宗故看文字不草草正好商量若此不已卻可望也只是路遠往復之間動費旬月恐成蹉過也然已是節下作興之功懋令人欽仰也餘近新加重

與閔大受別紙 丁未

耽羅事持叔極可敬服彼姑曰王人則未辨虛實之前安得不如是也大抵事有成敗而容扶國脈暗長道腴者有之前日諸諫之逐是也今事之所係奚翅於彼耶鄉里尋常人亦有聞而淳談者亦可見人心之難誣而 聖考及諸朝賢培養之效矣惟記昔年有一賢相請辭之疏舉其先受士禍以死似若以此爲懲毖之地今其賢嗣乃反爲其先所以死之論極可駭但聖人有言君子知微知彰又易有主人有言三日不食之象今日事只持叔與永令不俟終日汲

汲色舉者爲善然以古人言之則亦已晩矣古人雖
不可及如近日尹尚書李幼能緈然自遂豈彼能之
而他人獨不能耶詎昔趙老元紀方靜菴名盛時遂
有警動之言蓋相愛也切故憂之也深且豫矣今日
妄言自不覺出於口亦豈如是耶此而不相信則亦
不知相誅之策矣曾於永今相言甚切而不見聽今
則渠當畧思妄言矣豈彼能之而吾不能者朱夫子
嘗自慨然之言也今人以此自厲則洒然如水臨篙
何矣

答閔大受　戊申六月

復書折荷作法勿失之諭不勝捧腹此如有作者手段則今日何苦畏縮不敢出頭耶惟欲桃發出作者要受鄂千秋錕無知之償耳若其勿失者則近自有會賢事恐亦不在他們也好笑好笑近日風情誠如尊命然古訓云知之者已是能治之藥甚幸今毉之知之如此其詳也無由奉叙暑雨加謹

與閔大受 戊申十月

出郭少塵事正為今日道也何 聖恩隨處如天耶先墓事今夕當說再明當更有澄江矣第未知能銷容愁否耶晦翁遣受之隨東萊八山真有先賢樣子

而勞此漢朱變打破家事之嚴暴氣質恐徒壞却人才也伏觀 聖上處物各得其當使此靡麗之性自放於荒閑寂寞之間而如台監又不令一時少暇將無匹夫匹婦之不得其所雖華摯出來將無所施其道矣太平萬歲之頌其誰解撰耶

與閔大受 戊申十月

以上缺 事任他不管乃如此豈非可恥之甚耶鄙意以爲他餘固不至緊要如碑簷之加表面之改夫人墓之修監察公申夫人之表不可不及時營之而其庶孫主祀者貧孱拙嗇歲時香火尚不得如儀矧暇於

此等耶百爾恩之未得其策如貴甫仙有湄加花使
之物則須與支兑以責彼中諸生而仍令令疏若京
中大家諸少遂斡其事則旬月之間可以了當矣不
知台意以為如何又念其康孫厚蔣先喪已久而朝
家尚不採舉此又今日諸公所不可不知者也此事
須奉議於春兑如何

與閔大堂

昨臨追謝吏批何故如此昨日台諭甚是元會亦然
故况乎答季周書以不可冒出告語矣今遽如許尔
又三臺首擬背在遠外之人而元會則反下給舍不

及諫是朱子之所大憂　主上本跡進言之臣而同下又爲迎合如此此甚寒心者他不須說而李周甚可惜幸可急速救之耶此等不佳之態必有陰主之者台試思量耶時事憒憒如此宮村連枕說話其誤余哉

答閔大受　己酉二月

歸到桑梓悲苦日甚又北望雲天則心情耿耿此時懷抱殆不可堪忽拜路上惠札始謂今日狼狽專由江外連枕之祟從此必欲省念而坐矣茲者此心不覺烟銷而喜慰倍之可笑人心之難固也疇游泳亦

知其向善欣幸之私不可容喻台行何日北啟相去稍遠未由抆拜可歎春氣已舒惟爲時加重以慰遠誠

答閔大受

知中每入榻前忠言懇懇少無戚里媕婀之態意其薰染有素故異於人如此也茲承示諭尤可歎賞夢聞其夢踰妙先自如法則尤好矣諸駙馬如得同處則尤異矣御供變通果如 聖教則不但於軍國事大有和益益可見 聖意之堅定何等喜慶也但三朝耆舊至有几杖之賜以安之而鄙說如茲得行則

其點背之癢有同千蚤萬虱此甚未安者須令君美
兄穿勸得戴角益和其爪而大爬之好笑好笑賊孫
專賴無念得有今日真所謂生死而肉骨渾家感德
如何盡喩去就之諭此在飲水者冷煖不必槩以一
律然若台復去國則真播頌事皆美雖於時事可憂
而亦老者安之之一道也

答閔大受　己酉四月

承拜墜翰且對均田令監殊慰孤懷此欲先千入之
指適啟村野而二豎子隨來困殢日甚此亦章子厚
之所為郎均田令監為説欲做忠原宿德元老之皆

從此尤不勝癢矣朝報還納

答閔大受　乙酉四月

示諭承悉貞相既搔背癢而舌無搔者故自撓切是深恨臺省諸公不少遲徐啓使徐由背而舌也好笑好笑然在我前頭請罷似不可已未知當在　回鑾時耶抑在數日間耶幸商教之嘗聞古人言聞命而奔走者好和者也渠自慣於和而欲他人效渠可謂多事矣然渠於三田碑至以賊奴於天而乃爲賊奴而悒仍有白馬之行然則其於利亦不甚慣矣然無此則難矣

答閻大受 己酉四月

承拜手札伏審 回鑾之日漸迫 龍馭既旋之後
不但起居之音阻隔台邊消息亦且絕息極令人悵
黯也貞相謹聞命矣昨日催謝大醫令向崔醫院歎
上待罪之章耳昨見其揆書與徐同謀之說力爲分
踈殊甚不安也彼縱有此事此何忍以此疑之孫兒
處有急速通知事此書須入撥仍徵其答以授切仰
切仰

與閻大受 己酉八月

前書久未報悚悚卽者霖潦復作未委起處如何此

暑痾尚未已山裡江瀆討寺滄伏頗覺有靜趣今以節祀之返還故墓下遇此則當須入深處看論語或問四冊今始呈納如得知行何幸何幸然如不得要義則見者正如郢書燕說終不知為何等說話而要義之得不得又只在台盛手裏矣幸乞勉之

答閔大受

逼逼不慎言行謗疵盈世杜門山間咋舌省飭不料執事猥辱手札存問先生仍有別紙若將以為可與語者切仰謙光之盛而自愧無以獲此也竊謂今日仕學兩皆鹵莽程子一毫之識甚可懼也朝家目去

年專以校書之役委左右而左右亦擔荷而不憚其勞雖此一事不誤後人眼目而亦不愧餐錢矣左右不甚鄙夷時欲責明於瞽者誠不揆僭踰欲助爲一勉強愚陋斷其一二矣不料因成規例輒煩評隸錄示去取之意此則非唯愚不敢當亦義不敢安也竊念這箇甚不易事古人有掃塵之諭退溪李先生於朱子大全名堂室記缺處據一統志以爲府東二三字愚伏又直以填於酌海之編可謂俟後之君子而無疑矣然詳考他書則乃城南五三字也夫以李先生之精密愚伏之審慎猶此也如此況於他人而可保

無錯乎故愚每以爲與其杖而不當不若因舊之爲
愈也未知左右以爲如何也荷相與之勤敢發此言
幸恕諒焉

與閔大受　庚戌閏月

鳶魚潑鷟詩人正爲今日準備行李不暇問顧問所
聞於彼者耳山中時一無所聞昨來懷鄉頗說道金
閔二字極令人驚心族首豈所謂靡哲不愚者耶此說
不破雖使有犁庭洗劍之識亦無可奈何矣此時破
之之責豈在他人耶退伏之身朝貴閒點墨豈不知
斯諠也況此等事尤不敢掛齒而猶敢云云者豈特

盛德雅量而然耶然切勿以語人也論孟集義其果八手否浩負外比以或問見質而既無此書茫然不知所以爲說也

答閔大受 庚戌五月

下書不翅尋常足音矣亦不翅跫然而喜而已執事未解職已作林下人解不解俱不關己事荐旱雹如此百萬生靈俱在烘窰中天意恐不許仁者袖手於閑中也此時閑少文字只心力全注小冊子看如望洋深自憐歎而已精義儒脈日夕凝佇也未涯瞻際暑赩加重十六日書已登徹否

與閔大爺　庚戌八月

前書獲徹否秋氣漻凓懷人倍切省覘郵丞謂將進見將有多少凜知矣最其中斗文墓事有甚修治者昔年告議朝紳將不日始事矣以執事之意謂大庿遠必先還厝而後凡百可議故因道傳止令卽執事旣不在朝兩將無說矣然此丞之意仰付於執事須與商量如何如何　皇朝攸脈必欲一見淩此閣章甫依擄鳯章終始爲圖如何閣今日新議以爲旣於白全卽不可更說白全然此與前衆有異不必爲嫌矣好笑好笑

答閔大受 庚戌九月

卽因嶺褅承拜前月廿一日遣書備悉示諭矣第南山之霧旣不得與嶺上之雲何可追哉昨與一友生戲謂晦翁嘗言孔子爲丞相與孟子當爲參政矣然孟子嘗受盡行之全晦翁之擬望用情矣此言誠無禮不恭而亦可以供一餐矣碑文中新添一款別紙具上幸復商處之儒服日夕凝佇也今日可謂周禮在魯而其宗鹵莽此非小事也此以節祀曾暑西畋令將入山坐了三冬只將與鼫鼠爭橡亦非閒靜之趣也餘只祝歲晚加愛

答閻大受　庚戌九月

前書未復後書續至訖謂書不如面郎亭承被季周挽止之諭執事既不學伯夷故乃欲學柳下惠耶季周既同爲公冶長宜守其言之若是矣好笑好笑別紙謹悉此事雖小所係甚大家狀及碑文皆不可草草故已求尊伯氏有所稟請矣

答閻大受　辛亥八月

昨於急足來替閻震艮之安病懷之慰不翅十分也是夕猶郵便來投令月初二日惠書雖恨承拜之遲而傾豁則甚矣此來嗇損疾一病危篤無回甦之

望至煩　堅主軫念遂蒙醫藥之命一下珍劑轉移
如神數日來畧有生意天地雨露之恩雖粉骨虀肥
何足以報叙斗文事留意至此非執事盛德焉能及
此感誠不勝欽仰也省郵畫一來問議事其中一款
乃執事所示也所答詳在渠處別紙幸取而視更教
如何

答閔大受　辛亥九月十三日

曉鶴報喜情札復至此心驚膽喪失所在也去夜與
仲羽聯枕說話國事可憂無異此身之難可回生奈
何奈何東藥曲念至此感謝何極只真元已脫無有

奏效處大醫慰藉之言未能盡信也鄭諫之論良是
方與大醫商量自昨蒙加紙擭來奉都令以瞽說進
上

答閔大受　辛亥十一月

瞻仰之勤拜號欲瀉戚疾若痴無常蓋醫藥罔功而
一任化兒之揄揶也時危至此台監之身雖使江湖
有力焉得以摩挽以去也昨者迫於羣議祈免之外
畧添若而語正勞世上唇舌矣古人欲言時事而朋
友有交謫更諫者今世一何相戾耶未知執事而在
此間則古今人間將何居雖已無及而願聞之

與閻大受

三學士傳屢次易紙今送一件于北伯韋拆封覽過後緊以八撿號或付本家人俾勿浮沉如何其中楚有令人不可見者如或見漏而轉為剝頸者所歸則宗非數三家之福也

答閻大受 壬午五月

府隸來傳下札備悉斗文事甚慰甚荷其新美悉雖不敢懸度而其舊之非佳則雖以此漢之肉眼猶能參到其七八分矣未知將如何結殺耶碑石就結此則甚喜所諭閙端當初固已料之矣第聞流入之源

明有所啟竊為執事憂之也然若使起閣之李真為
君子而不為林甫之使人嘶盈則執事之榮亦不少
矣還將為執事賀也每於執事書有此戲語安詩於
懸書黏之屋壁耶此病日益痼一瓢水後千百敦朋
非我所知也

答閻大受　壬子八月

繼受紼詞之惠及下肰感戴之餘方深嗚咽茲者亦
裨文傳十九日所遣手帖知有訴上之趣為之引領
馳義也此再昨已引家兄喪來到塋兆萬事已矣尚
復何言斗文文字迫於章甫之懇瘁辛強勉而唯汰

哉是俱蒙此獎拔遷增愧仄也且自料諸議以爲叙
事太畧此即當共加修潤再槍刻之役竊計非大哥
則終致鹵莽也又于專管之嫌承諭奉讓華陽之刻
趣令人凝踐蒸說爲校先師遺稿盡費一月於此間
計於廿月望間八山來知其時朝家尚許大司馬閣
行郎

答閣大受　壬子十二月二十七日

啟自懷鄉無日不痛忽於再昨渾身大痛自謂不及
新矣書到此際寄意勤厚從前承拜台書每覺心眼
俱明今日披奉尚如烟霧中精神不料病情之至此

也伏審眼翳不輕奉慮上已晦翁之道衰熄久矣傳得其疾者亦未聞爲今日之奉慮雖深而喜亦多矣潙山之示警省切矣白首窮經尚未知道未曾見虛明昭曠之原嘗自愧損高明豈復有此乎自彼至此行路甚難貴使還報必爲之愁生也凍柿諸兒聚首須臾便盡山裡飢腸雖實苦參熊膽尚且如飴況此物乎

答閔大受　　癸丑三月

此生之來承拜惠札又兒子有爲上書累及所承誨語無異面奉而心醒也九黎真是仙界甚宜此洞衷

嚮過也竊聞書册亦已挪置新攝真見山林閑淂寧相恨不淂起唐僧而見一人耳此皎自燕山益無人世意有時披閱古書有會心處則真不知千載之為遠爾曾有見臨之意故　先皇御筆之刻極欲奉尉商量矣此事漸成差池竊恐遂成千古恨也

答閔大受　癸丑五月

纔拜槐便書茲復游承慰沃之私不可盡喻賤臣亦承示諭之宜此閣冷燼不敢聞於執事者以自知故耳十清先生猶其實錄傳者無多也賤者托名於文字間斯甚衆矣苟其淺承昧於所托之責更誰執爾

石刻若俟令疏之來矣

答閔大受　癸丑五月

執事進退每聞賤心承寓未蒙許遠竊伏見轉身之路漸窄甚以為慮也　山陵時若承大差遣恐竊意不得不暫出以盡自獻之誠心也磨崖事大寫必夜面而詳達矣第欲並得石工幸並與釘子而謁於方伯也何彼甫說減役亦易於應副矣疏藁方在兩頭閔幸勿以語人而詳教其可否如何此亦當擬古人所處及時義以為展縮而識見昏迷徒費商量乞憐冥進之擿埴也

荅閔大受　癸丑九月

野老爭席者乃與貴人爭論足以做詫鄉里而亦甚恐惧矣忽承閔焉自諭以囊錐之容將見此漢之重於九鼎大呂復何恐惧焉第恐歷階之劍流血十步以致楚衆之來加也好笑此方治自罪之章而務爲衰辭苦語未知日中而得其從乎可呵昨李台所托兩紙謹刪潤以呈而事甚於邉敢行抹乙於原紙不敬甚矣皇悚皇悚

荅閔大受　癸丑九月

昨日中酒敢以謔語何輒雖邵堯夫餘姬而追思悚

然執事不以爲罪而復此賜閤尤以爲感荷被笑者
事不難知而不知問笑者將如何自邯鄲之園未解
而玉貌遠在月暈中未知孰主張是只可做之造化
兒自二紙還納

與閔大受　癸丑九月

昨復登照否文字已呈而候日進御否草本投示如
何昨聞撿討下吏時　堅上數數以謀必有待有時
而發爲教云新自下土來者執事及此漢也然執事
不被貴人之發端或可免矣危怖者此漢也

與閔大受　癸丑十一月

陽德將昭伏惟靜裡起居沖裕日有著書居業之趣
令姪所苦今如何日者道傳殊甚駭愕然聞其不然
其喜可言蒙閣度支又喪女兒云未知去冬生者那
此做來病甚蓋寒痰而尚未和解又歲抵之下日夕
皇恐又鄭疏昨終踰嶺其上徹當在數日間矣內攻
外食一時等底雖元城之鐵漢有不可抵敵者況此
脆懦不日持者耶金上舍先銘草納此時為人作文
字極知不敢而此是宿諾故不敢食言然亦須尉度
時義定其傳否也金上舍固知其心所在而未知其
他宗如何也

答閻大受　癸丑十一月

方欲走一齋僧以奉小窻矣忽此崇書仍有多少示諭慰感之私不容名喻賤族姑謂比來天行之類因循日臻全廢寢食是蓋臟腑先有受病者而醫藥不能以時遽到此地頭是亦命也奈何奈何清疏奉閱還納其所措語有同孩兒之責人不足以供一笑而推是狎鷗昕惕頭勢不小雖其非久當還而贅持之意甚可怕也

答閻大受　癸丑十二月

令姪窆期已過病中不勝悲歎昨纔送人以候矣下

書先至無任慰荷之深賤疾無有痊可之期若非大運所関則歲翻春和或可回甦雖是之候自罷疏開諭至此不勝感幸謹當依教奉行第病情如許恐無草定氣力縱使摩強為之亦恐無精神也早晩草成先當仰呈也惠仲一挽寘然在渠則好矣奈其老親何可傷可傷

與閔大受　癸丑十二月

前日八還承拜答書不勝悲咽之至江都人所帶鄙覆鄉時亦即登徹郎其所諭不甚悖否時紙所患一向危苦醫藥無效前頭事不占而可知也右揆之批

果甚巖峻益甚危怖而得聞執事不敢平白之教只
閉門緘舌還覺省事也日者大醫以命宿病而致深
恨水青主人不識時義虔突陳達也歲序將提惟祝
服履加護

答閔大受　癸丑十二月

趙生之致巡禪之進皆有小札令於金上舍行褒賜
惠札甚慰病懷賤疾視昔日幾死時則有間而元氣
已敗每思貽席終是不陽底消息也先銘未曾下手
及承來示始力疾草納元來拙文況此神思衰落之
餘乎其可修潤處幸痛加繩削如何待罪之章已致

宿於不敢恳伽之辭曾畧陳以數行而醫來在其後則何敢續續冒瀆乎於是乎便覺省事而惟再辭恳伽未能擅决於心曾以奉稟恭俟指揮矣蒙譴之案想是執事以為人心皆如我心故云然矣然比來知舊書札無不誚責以為欲文常自跼高而蹐厚實未知其蒙矣某人文字其投時迎合自其渠輩之本色可哀也已然以見其肺肝為幸仁人之心果如是乎呵呵

答閔大受 癸丑十二月

今日春回歲增自惟死期日迫學力日退追舊念今

但切悲慨微執事疇與道此懷哉昨日捫衛達到廿日下書晉錫辭免之諭尤所開豁也先銘位谷有依改而起頭處亦改一兩句矣賤疾日益支離頓無亨泰之望然亦無賒謝閻羅老子之意耳餘祝新年增佑

與閔大受 甲寅正月

顱頭不麻春意索然未知彼中亦然否此昨蒙御批即又再辭懇伽莫或有詭激不恭之請耶今番似蒙許如或不然則復奈何量敎之幸甚小草非漁之諭令人一笑然小草誠可慊而漁夫閒適亦豈惡事耶

堤西之築果成則欲一搖雪棹仍作嶺東之遊耳卽見尹司諫衡聖書見謂先王考大爺嘗居扶餘爲義紀祠齋任云未知當在何年間耶今扶儒將新祠宇而見告矣

答閣大受　甲寅四月十一日

瞻想方切忽此承書不覺神醒也此卽見大衆書狀審史官書啓又無處分　聖意必以賊臣爲驗憲適慢而然皇恐罔措也卽者三炳并來出示其祖翁遺疏讀來悲咽得不勝抆也使之疾速拔進則渠輩以爲執事仲季之命亦然云甫知手來到此事可濟矣

促粮資絶無而無可告處以是爲慮耳

答閔大受　甲寅四月

德德雖深無計拜候悠承芸翰傾豁不容言賤臣之

疏非惟不得蒙批誰相再陳於攝前而終無叙落

聖意必有所在而賤臣惶恐之意則誠無所措耳崖

知以石品之剛一日僅成一畫然自昨已琢不字太

半完小字則計於初五六間訖工矣粮食槐近燕見

助今又承賜有餘而無不足矣賤行遂有啟焉明日

當發疾病痊可則欲自彼赴奬廠衛於和驪之間而

矣熱已如此以是爲慮耳　國姻營葬固無禁令而

只以稟祔殷祭爲拘故有前書之稟矣玆承示諭殊幸殊幸蒙因知州答問得考禮記喪服小記之說則有旣奠而不報虞之文此正今日明證也嘗待國喪卒哭後追祔也燕信何由得聞普深悶鬱

答閔大受 甲寅六月

曾因懷鄉經由楊砥早知鑾御西來則當由清槐復同去歲之舟矣荷此問書深仰眷厚也龍門舊時讀書處也不能無情昨與數三士友投宿以待明日稍溯江路而神勒則追思去秋紛冗蓋非善地故只欲從便止宿以俟再明何由得與進晤耶女子之疾來

後一得其信益未脫危境矣老誠之懷不止一夕九升而已崖知尚有修整處浮生淺更得晚孫一兩日苦

答閔大受

甲寅七月二十日

久不相聞一味戀想忽奉嵩翰慰瀉何可言此說此支持固常自疑乃見今日事真所謂孽自己作空污良善者然天生孝全來教所謂靜俟者實是至論今日事勢雖欲不如是得乎萬　聖上三處所指者謂賊臣而又相臣既以賊臣議中語得罪至此之重不敢不待罪萬未知何處而為宜也以事體則當席藁

於城外而冒延京輦既有所不敢若於鄉郡則未知有無前例而亦似任便幸與持台商量見教如何持台若借一力則幸矣都踈何由得見不見季周書亦久矣校役已畢沃令約以為紙以送每得點檢而尚無聲息可怪

與閔大受 甲寅七月

彼此相詢不知誰決今日事是王朝之禮則當以王朝之議爲準而不敢違也況震餘草木聞雷輒死今何敢復容其喙且宗法獨不畏都氏子而上下禮論乎然故一之議願聞之耳

與閻大受

恩伽辭疏即以草呈如未蒙許則亦當再辭耶藉緣之疏八啓已久昨有一朝士來言辭語郎當其一款云選之文甚青對渠稱渠祖善於銓選及甚死遂也求挽於渠渠有一言恩之句云云矣鄧疏豈將反逢禍大郎可拘可拘曾見户知書則以爲待罪之章將無已時可發一笑也

與閻大受

竊聞鵝疏已入若是只稱與臙同科之冤則猶或可也若或從源頭論說置之於無過之地則恐生一嵩

大風浪是甚可慮自世間決無此耶論倭亡君子自
郭踈亦八郎當備禁時朱先生自說此頭黏在頸上
今日猥當此境業亦甚矣

答閔大受別紙

髯也今則似不得晏然矣曾以書相問否閔郭踈中
路添得數條而行云想於洪處商量矣至京又未知
添得幾條耳從此山中益復無事不是小幸而只目
下數事畧關心慮未知何日出場灑然特立也

答閔大受　　甲寅十月

山邃谷深只聽清澗玲瓏昨聞充疏又發使尋伯氏

延及先德雖未知所指是延原與立巖兩翁撰之心何量何量昔晦翁以累及從之爲不安至形於書札況今不止於朋友則皇愧之至曷可勝任並倩人專謝於大裒台座而於執事則未也蓋爲數事中入多也忽於郢早承拜大哥所傳下書欣瀉之私不容名喩此漢截頭穴肯任之已久他不須言只以往復之理推之則大裒首發隧論使我困躓者十七年則今大裒家因我而侵尅者實是出乎反乎之道也此可發一大笑耳

與閔大受別紙 甲寅

黑水自初倡為畢主蔵宗之説以與許掌又以獻議
辛亥年閒又著一説以為渠之初説是防禍源云云
春兒見之大愕曰惱人之説不忍見（春兒以前則不至深斥矣）自
去年微聞與諸禍谷夜往來前冬京裡後生來説甚
分明至云嘗被捉於邏卒乞哀而且賣禍勢得免云
云今夏到驪則諸生來見者無不言之矣今事蓋註
解禮經如柳子光之於帝義帝賦使　聖上易曉然
後以禍金拾誘嶺人而發之云此來必皆如傳者之
所言而鼓動瞬目以發其機則千萬無疑矣不料其
狼狽至此之極也自有此事兒輩皆慫黑水吾每止

之矣去夜病伏窩室喘亟凝聚不勝其苦起坐獨言曰此亦章子厚之所爲乎還又一笑矣

尤菴先生後集卷十